



乡情

老家院子里有竹、石二友。紫竹在石头旁边,石头在西南角。

竹子不多,十几株。紫竹挺拔,绿叶滴翠。当初美化庭院的时候,我要在院子里栽竹子,家人一致反对,理由是没有见过在院子里栽竹子的。我说:“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这是苏轼说的。当年苏轼一贫如洗的时候,也没有忘记在宅子旁边栽上竹子。有竹高雅,无竹人俗。”家人无言以对,于是这些紫竹终于得以告别族群,走出深山,在此安家,成为庭院一景。

竹子刚挖回来的时候,为便于成活,被剪去了上半部,一米多高,栽在院子边。在第二年春天,出人意料地冒出了几棵笋子!此后几年,竹笋一年一茬,越来越旺盛。我在竹丛四周铺上水泥,防止竹子向周围扩散,又修去品相不佳的,只保留一定数量,成了现在的样子。它们四季常绿,相依相偎,俯仰生姿,趣态无穷。即使是在花木众多的庭院里,也是风姿出众的。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季,树木叶落,百花凋零,紫竹那一抹绿色给小院平添无限生机。

和竹子紧挨一起的,是两块大石头。这两

庭院竹石守乡情

□杨兆宏

块大石头直径接近两米,圆圆鼓鼓的,上下堆叠,竟像一对天生的姊妹石。这是建房挖地基时,挖掘机从地下掏出来的。父亲说:“好大两块石头,放到下面做基石,镇宅。”我觉得还是放在院子边上,因为“时(石)来运转”,多吉利。于是这两块石头就理直气壮地占据了院子西南一角。为了少占地方,又要显得高大气派,便用挖掘机把两块石头摆在一起。

有人说,上面那块石头破裂了,放在院子里不吉利。那次周末回去,有个人围着石头转,我问他做什么的?他回答:“你母亲叫的,准备把石头移走。”我对母亲说,这么好的石头,为什么要移走?母亲说他们说石头破裂了,放在门口不好。我说糊涂啊,这是“石破天惊”,多好的口彩!于是石头被留了下来。

石头光秃秃地立着,有点突兀。妻子从别处讨了一棵粉色的蔷薇栽在旁边,经过几年的生长,蔷薇已经覆盖了顶部。每到春夏之交,浓密的繁花串串下垂,给淡雅的竹、石增添了一抹艳丽。

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一动一静,一刚一柔。竹、石二友相依相偎,风来,竹影婆娑,大石静默;霜至,斜竹依石,大石傲然。

每次回到老家,都会让人觉得特别亲切。坐在竹石下面,摊开书卷,随意地翻着,那颗奔波劳碌、疲惫惶恐的心便彻底宁静下来。我渐渐明白,父亲当初要建

房子,不仅是要为自己有一个住处,更是为了帮后代守住一个根,守住我们的来处,守住我们心灵的憩园。那是可以让我们在颓废消沉、前途茫然的时候,在意气风发、忘乎所以的时候,回到的地方,是

可以帮助我们寻找清醒、安慰、释放、振作的地方。

竹、石之下,摇椅之上,坐卧皆宜。流连字里行间,不觉时光流逝,身心皆醉矣。



(CFP 图)



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倦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与坚持。



夜虫欢歌

□张素平

吃过晚饭,踱步窗边,凝视窗外浓黑的夜幕,静心聆听夜的音符。“唧唧,唧唧”的虫鸣声格外清晰,它们开始一日的欢歌,歌声悠远,将那远去的故人呼唤,唤来我们身边。

不晓得是白日的喧嚣太过浓郁,遮掩了这甚是独特又平常的声音,还是日光的温度太过炙热,晒得夜虫纷纷躲进浓密的草丛中休憩,未发出半点声响,抑或是阳光之下,心中繁杂遍布,人们无暇顾及这简单重复的乐曲。

在这夜色渐浓,万物沉寂的时刻,人类的声音随着太阳的休息按了暂停键,给大自然片刻的喘息。夜虫开始喧闹起来,“唧唧,唧唧,唧唧”,一声接着一声,此起彼伏,不知疲倦。好似有无尽的话语诉说,诉说秋风习习,秋夜漫漫。猛一听去,那声音好似单调重复,千篇一律,没有特色,再听,它们好像在诉说着什么。在追忆一首诗,一阙词,抑或一个美丽的故事?

思绪飘远,想起在奶奶身边的时光。那时农村的孩子没有多少娱乐,吃过晚饭,我和哥哥姐姐总是一人搬一个小凳子,围着奶奶坐一圈,等着她给我们叙说久远年代的故事。奶奶时值耄耋之年,历经多次世事变迁,风云变幻,她脑海里唯有唯美的爱情、慑人的灵异、侠骨义肠的武侠……每一个故事都精彩绝伦。我们总早早搬着凳子等待,有时奶奶还没收拾完,我们就趁着空隙,抬头看向远方,猜测月亮亮上的吴刚是否在偷蟠,因为那棵棵月亮常年未变。满天繁星一闪一闪,总偷偷在心中默数,却怎么数都数不完。

孩子的思绪很简单,未经人世苦,不懂人间难,且独具慧眼,可以抓住生活中的每一丝快乐,发现生命中的每一个亮点。“唧唧,唧唧”的声响遍布四方,总在渐黑的夜色里响起,我们问奶奶:“奶奶,这虫子为什么总是晚上鸣叫?”“相比白日的喧嚣,它们更喜夜的笼罩,藏身其中,只闻其声,未见其身,即可畅快地欢歌,又不必为安全担忧,这夜幕是它们最好的屏障。”奶奶说。我们似懂非懂,但是不妨碍静听它们欢唱。奶奶苍老的声音在虫鸣声中响起,一个又一个美丽的故事牵引着我们的思绪,让我们沉浸其中,愉悦非凡。

“刺啦”的刹车声传来,某个晚归客猛地按下刹车,轮胎与地面过度亲密接触,发出了刺耳的声响,给这平静如海的夜惊起一阵波澜。

月色朦胧,眼前依旧漆黑一片,夜虫还在不知疲倦地欢歌,但奶奶已离我很远。抬头看去,远处有颗星星在闪烁,想必奶奶化作天边的一颗星微笑着给我讲故事。

天伦



折折叠叠的月光

□逢维维

没想到在食堂,我竟被摊煎饼的师傅牵住了脚步,站成了老榆木疙瘩。任朋友三番五次地催、拉、拽,就是不走。只静静地站着,如街边的路灯,瞪大眼睛,看着师傅的操作。

师傅在摊好的煎饼皮上依次放入红的酱料、绿的蔬菜、黄的薄脆、白的芝麻,娴熟地从下向上翻卷,左右对折,不一会儿一张又一张色彩饱满的煎饼果子在折折叠叠、反反复复中像胖蝴蝶飞到食客们手中。

我正是被这折折叠叠的动作,勾了魂。在折折叠叠中,我想起了母亲。

以前吃罢晚饭,母亲总会习惯性地把我目光瞥向天空,像在等待着什么。不一会儿,月亮像一面镀银的“铜锣”,从山脊上爬上来,顷刻间白花花月光,洒在无遮挡的农家院落,天地间一下子亮堂起来。那镀银的“铜锣”,像被谁用脚踢了一下似的,在月亮地里回旋起各种声音。有小女孩们脆生生的、甜润润的“橡皮筋,长又长,中间夹个花姑娘,花姑娘,真会跳,跳起舞来呱呱叫”的儿歌声,还有男孩子门滚铁环的声音和虫鸣蛙叫一起倾泻在秋日乡村安静的夜空……

此时母亲早已走回屋内,借着月光的亮,把白天收下的一家人的衣服,一件一件铺展在床上,用手慢慢地抚平衣裳的皱褶,手过之处,像熨斗熨过似的,平展展的;袖子、领子、下摆,左折右折,正翻反翻。小小的我发现,月光下,低头叠衣服的母亲好美,美得我不敢大声喊叫。多年以后,在徐志摩的诗中,我才知道,这种美叫温柔,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是独属于母亲的。

也是在这样的折折叠叠中,在月下,母亲把我叫到她的房间里,从腰上解下钥匙,打开家中唯一带锁的箱子,从堆放的衣服、被子、布料中,从箱子的最底层摸索出一个白布袋子,

袋子上还有模糊的没有洗净的毛笔字,那是外公给我们邮寄花生时写的地址。母亲小心翼翼地解开绳子,从里面取出一个蓝花手帕子,一层一层打开,露出藏在里面的“宝贝”——厚厚的一沓钱,有一分、两分、五分、一角、两角、五角、一块、两块、五块、十块……母亲看着它们,满意地把它们卷成一卷一卷的,细细密密地缝在我贴身内衣靠近肚脐的位置上,嘱咐我在城市读书,不比乡下,别抠抠搜搜,让人瞧不起……而我在母亲的絮叨中被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口。月光下,母亲的脸色依旧那么温柔。

还是这样的折折叠叠,在月下,初为人母的我把毯子铺在床上,其中一角向内折出一个小小三角形,将宝头颈部位放在折角位置;再把宝宝的左手贴身放平,拿起宝宝左侧的毯子盖住他的左手和身体;抬起宝宝的右手,将毯子边角塞入他的右侧后背;提起毯子的底角,覆盖宝宝的脚,将底角压在他的右肩下;拉起最后一个毯子角,盖过宝宝右手,塞入左侧后背……就这样在日复一日的折折叠叠反反复复中,我越来越像母亲了。谁的襁褓里没有折折叠叠的“月光”呢?谁的背篓里没有来自家乡折折叠叠的“月光”呢?谁的眼睛里没有母亲这枚可以折叠的“圆月”呢?

清代学者张潮曾把人生分为三种境界:第一种是从窗中看月;第二种为在庭院望月;第三种则是站高台上玩月。我不知道母亲属于哪一种?我只知道,母亲喜欢借着月光的亮干活。那里不仅有嫦娥、有玉兔、有月饼,更多的是在折折叠叠的月光中,引领我们日复一日地向圆满接近,把日子过得像肥沃的田野如花似玉,让我们在山高水阔中走向更高更远的远方。

浅尝一口栗秋

□缪奇栋

秋天的风儿送走了夏的酷热,迎来了渐凉的时光。板栗树上那黄澄澄的果实,默默地藏在枝头,正静待人们的探寻。

小时候每逢秋日至,大人们总会带着我和弟弟登山采摘板栗。我们戴着斗笠,穿上胶鞋,带着带钩的竹竿和背篓,全副武装地跋涉着。山间的板栗树或高或矮,如一把把巨大的伞,层峦叠翠。树上布满带刺的绒球,有的甚至已经微笑着张开了嘴,展示出颗颗棕色光亮的果实。凉爽的山风吹拂而至,满树的板栗刺球在枝丫上颤悠悠地抖动着,将我们的馋虫撩拨得难以自禁。

一切准备就绪。大人们拿起竹竿猛击板栗树,只听“噼里啪啦”一阵清脆的声响,毛茸茸的果实零落在地。“板栗刺球很扎人的,赶紧躲到一边去!”大人们着急地赶着凑热闹的我们。

而我却不甘示弱,也学着他们的模样拿着竹竿一阵捶打,靠着“蛮干精神”也略有收获。父亲笑着对我说:“你这样靠蛮力要累死呢!你看我,打的时候要对着栗子果实的根部。你要瞄准了再打,不然等下都没力气下山。”在父亲的指点下,我使出了浑身解数,竹竿舞动间划破空气,发出呼啸声,与栗树上的果实进行着一场激烈的交锋。经过一番苦干,地上终于铺满了板栗刺球。

弟弟兴致勃勃地加入我们的行列。他戴上手套,用一个铝制的夹子开始捡拾。在我的训练下,他练就了“火眼金睛”,不断穿梭于草丛、石缝和土堆之间,寻找着掉落的

“沧海遗珠”。经过一个下午的努力,我们收获了满满几筐的板栗。那些宛如宝石般的棕色果实,在阳光下闪烁着诱人的光芒。

这些板栗在我们手中有别样的去处,它们或在熙攘的集市上交易为现钱,或被交托于收购的果商。我们会将这些“大自然的精华”与邻里互换,让甜蜜的滋味加倍。当然,剩余的部分会被留在家中,晾晒过后被悬挂在堂屋的梁上,自然风干成秋日的馈赠。

母亲时常教导我,食材宜与时节相合,我们应当顺应自然之道。对于板栗的烹饪,她拥有丰富的经验,无论是充满芳香四溢的板栗粥、鲜嫩美味的板栗鸡,又或是金黄诱人的糖炒栗子,皆是她巧手下的珍馐。那馥郁的香气弥漫开来,每一颗软糯的栗子都在口中化开,甜润了我们的内心。

此刻,我站在夜市的栗子摊前。在哗啦哗啦的翻炒声中,甜香也慢慢飘出。我一口口咀嚼着酥脆的栗子,试图唤醒那些美好的往昔。那是我与我亲人在栗林间荡漾的欢声笑语,是他们烹制应时美味所传递的温情滋味。那满满一筐的栗子,将秋日的风韵与甜润的回味,镶嵌在时光的镜头里。

成年后的我偶尔会伤春悲秋,对命运的不济深感叹息。当这种情绪袭来,我总会不自觉地打开记忆的匣子,轻触那一幕幕珍贵的画面,借助那滋养灵魂的精神食粮,捂热着那渐显苍凉的心。这份温暖,犹如一炉篝火,在寂寥的秋日驱散了寂寞与忧伤,唤醒我对人生的热忱与执着。



(CFP 图)

回首



和父亲去“走圩”

□梁毅兰

父亲的一生,为了养家糊口,干过各种活,回收废品,包粽子走街串巷去卖……在我读小学五年级时,他当起了小贩。他先从县城批发玩具、文具、袜子等小物品,再到各个“圩”,也就是集市,去摆摊卖,我们老家称之为“走圩”。

周末去赶集的孩子很多,母亲不会骑自行车,所以每逢周末,父亲便让我跟着去帮忙看摊或收钱。母亲每天早上五点起来忙活,为我和父亲煮早餐、准备午餐。父亲将批发回来的货物,装在用竹篾编织的大筐里,然后绑在自行车的尾架上。每天早上,他在前面骑着那辆高高的、有横梁的自行车,我骑着没有横梁的小自行车跟在他后面,迎着初升的太阳出发。

到了集市,父亲先从筐里拿出一张大大的胶垫,铺在地上,然后再把筐里的东西倒出来,我帮忙把东西摆整齐,玩具、本

子、笔、袜子……分类摆好,然后拣块砖头坐在旁边看着。有人问价就回答,或者帮忙收收钱。我特别期待有人来买东西,因为可以赚钱。没有手机打发时间,除了赶集的高峰时段,其他时间都让我感觉无趣。那一刻我就明白,赚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走圩”最快乐的就是晚上回到家后和母亲一起数钱。父亲先将腰间斜挂着的简陋钱包拿下来,然后倒在母亲拿来的小簸箕里。我们卖的都是些小物品,所以收到的钱基本都是小面额的,母亲和我将钱一张一张地摊平、分好。十元的一沓,五元的一沓,一元的一沓……我们很认真,很细致地一一叠整齐,然后再一沓一沓地数,计算着一天的收入,再减去成本,算出收益。这个时候是我最有成就感的时候。

跟父亲一起去摆摊是一件辛苦的事。一去就是整天,夏天受热冬天挨冷,有时还会遇到其他的困难。有一次,我们去的集市路途很远,父亲本想早点回家,但是遇到了很久不见的好朋友,盛情邀请我们吃了晚饭再回家,父亲推托不了,只能接受。吃完饭出来,太阳已经西斜。我们骑上车加速往家里赶。我心里特别着急,每骑一小段路,就忍不住抬头看看天边的夕阳,我在心里呼唤它“走”慢一点,再慢一点。夕阳西落下一点,我心里的焦急和害怕就多一分。我双脚不停地蹬啊蹬,累了也不敢停下来。夕阳不听我的呼唤,它终于还是完全落下去了,天黑了。

我们骑的是自行车,没有任何灯光,幸好父亲带了一个手电筒。他把手电筒绑在自行车上骑在前面,带着我绕道那些靠近村庄的路,借着村里人家透出的灯光,

往家里的方向行驶。黑夜,很静,静得几乎只听到我和父亲的自行车链条转动的声音。经过农田、树林、竹林时,有一些响动传来,可能是老鼠穿梭,可能是小鸟归巢。在寂静的黑夜,那些响动好像被放大一般,砸向我的心头,每一次都让我的心颤抖。我和父亲说,我很害怕。父亲说:“没什么可怕的。以前荔枝收获时,我还在山上睡,防小偷呢,多走几次,你就不会害怕了。”可能正因为父亲一生中走过了很多“夜路”,所以他一路上都很镇定,没有任何慌张和不安。直到看到家门时,一直压在我心头的恐惧不安才终于消失。

我跟随着父亲“走圩”走了两年,那两年,我已深深体会到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那一段经历与人生中的其他际遇一同造就了一个能吃苦、性格坚韧的我。



●中国人家喻户晓的“五福临门”指哪五福?

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最早出自《尚书》。

●为什么“败北”不说“败南”?

在中国古代的甲骨文里面,“北”这个字的象形字特别像两个人背靠背,而打仗失败了肯定会背向敌人逃跑,给人一种比较狼狈的形象,所以“北”有了失败的意思,打了败仗也叫“败北”。

●为什么说有分量叫“一言九鼎”?换成“六鼎”“七鼎”行不行?

相传在大禹治水的时候,把当时的华夏大地分成了九个州,在这个九州之上,铸了九个铜鼎。一句话能抵得上九鼎重,足见说话信誉极高,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重大赛事中,我们经常用到“收官之战”一词,其中“收官”最初是用来形容什么的术语?

围棋。收官,又称作官子,是围棋比赛中三个阶段(布局、中盘、官子)中的最后一个阶段,指双方经过中盘的战斗,地盘及输赢已经大致确定之后,确立角逐境界的阶段。